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左雄傳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  
 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  
 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曰下類多拱默曰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玉之清潔當與眾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曰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惠黎民懷之尚書皇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

興故詩云有淄淄與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也淄淄雲興貌祁也淄淄雲興貌祁

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衰豔謂衰嬖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衰嬖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

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蹇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橋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

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

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寡贏其土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呂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曰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幸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賢能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匝也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

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劉敬曰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宣豎擅權終

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

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

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言爲下人有逆上之

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

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

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言爲寇賊連年

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

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

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

故稱家法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郡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卻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

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為曰求天意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  
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曰其  
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  
躬蹈約儉曰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曰  
千萬給奉阿母內足曰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  
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  
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被譴召詣  
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曰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  
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孝明皇帝始有  
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  
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  
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  
直曰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  
直之父而又舉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  
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明拜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畱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

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

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

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徒別館絕朝見羣臣議

者咸曰為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頹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頹考叔為頹

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

屬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張音丑代邵為司

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

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曰加諸韓信彭越吳今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至其亡月咸言神

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  
言立天中之道而行也頃年曰來早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玉澤  
未流五品五帝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教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爲貴故聖人養之

曰君成之曰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曰仁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曰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發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  
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皆曰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離遠佞邪

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徒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也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

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于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曰王禮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譙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

祓除豐珍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潔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籛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籛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籛露歌曰籛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陽若尚書洪範之言也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正陽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

姦曰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

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事見左氏傳

後漢書

卷六十一

傳

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親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曰舉清公亮

直方欲曰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曰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昔者衛國因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

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倬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會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哀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

也其令將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曰旌委蛇素

劉放曰注乃有坤為君代武王少一平字

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曰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

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心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

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

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

蔡邕曰為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曰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間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

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

跡巢由斯則何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嘵嘵者

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

帝曰問者曰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

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閏月散蒙陰閏也

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已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已後訖于今日孰為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

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佳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

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曰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  
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日幸在寡人方今天早野  
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誦請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務存質儉曰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曰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曰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曰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  
文公諫曰夫人大事在農上  
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夫廟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

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廢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曰卹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愆不濫不敢怠遑書  
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曰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曰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  
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邁和氣曰致時風五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

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曰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曰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瓊獨建議  
 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侯曰戶邑為制不曰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曰興國皆益戶增封曰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  
 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邲鄉侯說文云邲潁川縣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邲音尤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曰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為力唐

堯曰德化爲冠冕曰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爲冕所蹈不曰賢佐爲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  
陷枳棘喻  
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曰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  
口木舌也塞陛

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  
附反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

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

之人曰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

潤澤而漁則蛟龍不處蓬蒿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楊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已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  
好安王不信其母口合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  
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口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夫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  
 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費益深敢已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  
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珍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  
 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傷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  
 即曰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曰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寃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愷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曰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寧  
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觸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愷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

吾雖不德誠慕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

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慢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細之一細以爵再細以地三細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曰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僞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曰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褐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道曰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

人倫陳仲弓引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曰正議嬰戮謝事者曰黨

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廣雅曰道急也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紓解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

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左周黃傳第五十一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金陵書局印

後漢書六十一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

子爽孫悅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御名況趙人也為楚蘭陵

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為神

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瞻宗族知友年六十七

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尙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二縣

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壽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

緄音昆壽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或作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

豪里也 穎陰令渤海苑康曰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檇啟

橋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立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

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友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其大將軍寶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謂意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

為日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

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

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此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旨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二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察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

焉昔丞相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

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

過勿憚改禮記曰三年之喪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

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恆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

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曰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

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

云不曰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山猶高也易艮

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

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蓍屬地核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也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臈咸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備各以其敘矣

禮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曰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

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宜其氣

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定為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列女傳曰夏桀為庭室瑤臺以

臨雲雨紂為傾宮

解見桓帝紀也

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事見尚書無逸篇其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

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

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為歲尊卑奢儉所曰為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也

節也

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曰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

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  
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曰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諡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  
曰夫為妻齊練杖林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  
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其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  
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  
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  
坦坦幽人貞吉及後  
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黃之禍楊彪黃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夫  
巧恭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問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闡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  
患興農桑曰養其性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武備  
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  
契曰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  
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  
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仞有三尺也蠶宮  
荒業財不取用言自足也力不安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  
曰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惑詐偽曰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

用小人曰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曰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曰誠守之曰固簡而不怠疎

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尙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于東門之外聽訓于南門之外問月則闕門左扉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善齊約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尙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立注曰懿美也

是夏而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日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曰韶為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曰病卒官同郡李膺

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

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曰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山也曰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

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曰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語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繇字謙為尚書郎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寔疑寔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事見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高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句月已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曰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  
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  
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曰為掾屬時中常  
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  
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  
曰寔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曰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  
深勉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  
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  
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勸欲特表  
曰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  
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  
曰百數其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諡有六子紀諶最  
賢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  
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曰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漢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沂陽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曰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曰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曰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曰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音土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曰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

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為紀拜山是顯名也天下曰為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眾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劉劭曰聖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曰下閹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故言為高肆其言不拘節制也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其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曰濇濇之言則也慶基既啟有蔚潁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曰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劉放曰昔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某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定解學者宜知之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改正五十字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全錄書局所汲古閣本刊

後漢書六十二

一葉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古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台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實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

二葉

汲古閣 毛氏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  
者輒見斥逐是已滔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案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已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極泥塗也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續漢書曰中郎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反板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也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陳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宐審擇其人呂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夫成王能奮符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呂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呂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呂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已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弟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呂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呂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言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曰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易為

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曰見褒賞義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易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

喻也而未有改做立德之方又即位已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

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

寵成帝貴人曹僅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雲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

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等上疏曰月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各遂身退天之道也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感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他佶然耕不



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露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覺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曰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

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

奚血乃為增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備曰理百姓實會稟于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此廢霸王之餘義撤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此任人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道商子鳴玉以相問固曰楚之自珪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爵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木當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闕也事見史記也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

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經千辟公府策書嗟歎待曰大夫之位是曰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曰病免歸誠曰悵然

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見省納慈江夏太守

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倫見仇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暉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固為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言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繁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言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言固為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言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其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言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

手刃之事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固言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宣在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廢帝時延有百餘日三

將北下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徵諸子立北鄉侯其年既幼又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塋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曰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其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曰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麗也儀飾弗備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半述也詩大雅曰文王孫也適追來也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曰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

駢曜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繁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固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天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曰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鸕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  
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  
濁者微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  
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言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

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

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曰為清河王赫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已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曰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曰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其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

字林曰鉄鎖械也鎖音質械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

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堯塢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

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

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小子變得脫亡命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恆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倉頡篇曰鉞斧也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舍陰陽已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跼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跼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已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因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耕澤畔惡衣

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帝嘉其義列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

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已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曰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曰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  
人曰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皆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燮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曰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燮曰謗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南尹時既曰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曰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

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曰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曰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曰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曰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

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並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紱紱也

裂勞臣之士其為乖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資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

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曰金蛇遺梁冀事發覺曰蛇輪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曰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又冀屬喬舉汜宮  
 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綵鳳璧乘馬一依舊典  
 為尚書喬曰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其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  
營與鮪同止冀諷吏執  
 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  
自盡也喬不肯明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曰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

鑽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  
 長新今徐州  
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羊云袁山松書匡一  
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  
非一途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  
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  
 而已哉徇求將曰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曰理全死與義合  
 也樂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  
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  
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違  
也為物則害智須物則役  
智故為害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  
 曰殘罔失君道下曰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之死之則為殺身曰成  
 仁去之不為求生曰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曰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  
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  
 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口離人罔極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畱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恢祐音徒濫反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曰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襄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冀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曰薏苡興謗王陽曰衣囊微名微要也音汪羗反前書曰王陽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世載弦直

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

變同趙孤

世載弦直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雷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輓壇也五經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

東方也尚書曰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一為郡督郵

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曰道譬之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

五百為父市單

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

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

祐政唯仁簡己身率物民有爭訴

衣市衣曰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曰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曰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今若背親逞怒若

快也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自繫在手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曰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

誓屬兒曰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祐在膠東九年陳雷者

舊傳曰

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  
檄之破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

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陽縣屬汝南郡音糾皆有名於世陳雷者舊

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隼人也隼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榮王奔楚封堂谿因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廢記與之篤以廢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

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問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水間一知二未

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涿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龍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曰師喪奔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說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諛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干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曰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言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自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幾乎庶幾於顏子蓋曰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曰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曰公劉曾參是也史記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夫曾閔曰孝

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曰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

鄭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母兆蔡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

國注尚書曰味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

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

楚辭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

百家眾氏投間而作

言謂經典之餘投射問隙而翫百氏也

洋洋乎其

盈耳也

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渙爛兮其溢目也

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

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

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

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

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易繫辭之文也

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色愧曰赧音女板反

如此而不曰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

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拙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

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為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虔等目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

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

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做順帝時曰佞辯至尚書郡守

書曰做為京兆尹化有能者尤善條教見兩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功曹承前太守未訖職濁之後悉條諸生聚飲殺吏百餘人皆自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

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已威體雖貴必禁之已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

齊王復之遂以狄帥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梁孝王景帝弟實太后少入講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

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

或家之

妙反

後漢書

卷之六十四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伍被王莽漢也州司不  
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文選也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無使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威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已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惶竟坐逆謀貶為慶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鉤黨通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卻州郡皆髮答掾史從事坐傳責曰有從事史及諸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五年蓋嘗侯受學於甘陵周南又幸即位擇福為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一家賓客互相讎搆遂  
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已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  
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已宅

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澗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已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勿頸  
 九死不恨勿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免君無乃蚩乎陶巨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交冠當代昔文王囿里閔散懷金囿里殷獄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  
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闕天學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闕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能九軛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稚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已矜物義已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田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十愷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  
 列女媚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已足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已武素有名譽乃獻書已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

儒

曰人亦有言焚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鄰鄰

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

知人之世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務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兒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

遂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囊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聲曰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李德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馨

言哉無目則曰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曰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

賈山曰使天下載目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下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

以德德均以上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

曰為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勃碣海也碣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

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

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時

始立太學石經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臣前曰周禮諸

經發起批謬批粟不成喻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與子眾也自有傳左傳曰今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曰非急務轉為

侍中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已過午既

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曰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有之也三曰

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嚴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呂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呂安遊魂

后以王封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呂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穰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呂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選舉之事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獨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曰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滅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曰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回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醴醴祭酌也曰張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任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已別草木之性謂言曰成其性後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

亂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亂有忠貞之節也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

趙岐字邵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故生於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

仕州郡自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葺七讀周官一義不通

年類曰葺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遂無箕

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言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

郡人言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

恨決錄注襲子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抽書延熹元年玆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馘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宗親陷

旨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岐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後漢書卷六十四

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其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曰實告之  
 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  
 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  
 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  
 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  
 事免因譏次曰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關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曰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

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  
 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  
 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為  
 青州刺史岐曰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曰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壙也博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家在今荆州古城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曰單被即日便下  
 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邠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夫則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日能視而見衣冠之時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痛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正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

承本作繼 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四

七月二十日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范華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

名

二葉

皇甫規

一葉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狽  
 吏進不得快戰曰微功退不得溫飽曰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  
 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旅旅衆也穀梁傳曰酋豪泣血驚懼生  
 變是曰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曰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  
 校尉趙冲其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曰滌患下可曰納降若謂臣年少  
 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邁往也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曰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威威近習畜貨聚馬戲誑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厥也故從亂如歸也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  
 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  
 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暎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曰姦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也披埽凶黨  
 收入財賄曰塞痛怨曰替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  
 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  
 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曰  
 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曰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  
 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曰懲不  
 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怠職有司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  
 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曰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  
 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曰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  
 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  
 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占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  
 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  
 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曰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  
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秦  
山叔孫無忌反處也音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  
 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加撫以前變未遠臣  
誠戚之威憂也前是曰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  
 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其討隴  
 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



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其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曰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道上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日也所省之費一億曰上曰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教督故恥曰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

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會贊也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曰宮姬先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曰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言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

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

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

陷曰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曰餘寇不

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

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

將張奐曰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曰從眾望若猶謂愚

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宥官曰為奐副朝廷從之曰奐代為度遼將

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

人多意算自曰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

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

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途也

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

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

曰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曰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一會誅李膺等黨事也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再

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芝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

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

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謬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曰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作難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隴州晉昌縣東北也

父惇為漢陽太守

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奠韃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奠壁唯有二百許人間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奠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國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奠和親共擊奠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靈羌豪帥感奠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奠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鏐音集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曰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曰入廩使金如粟不曰入懷悉曰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奠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曰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其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其寇武威張掖緣邊大

被其毒朝廷曰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曰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祊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螿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曰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

後漢六十五

少府又拜大司農曰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  
 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氏翼  
 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已謹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蛇蚓同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  
 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曰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  
 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  
 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  
 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  
 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  
 怒因此遂陷曰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  
 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  
 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負屈於類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  
 前曰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  
 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曰拍  
 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穰穰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誠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

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曰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實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况人也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讎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遺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郭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所吞噬也企心

東望無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奠閉門不出蒼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奠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奠惡卓為人絕而

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綬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

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白纊縣牢已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數十箱珠襦玉匣繪練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

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匆匆不草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奠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奠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已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

愛美六十五

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鄴郡封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

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

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已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

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噉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噉泣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其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邦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二百

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曰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

書伏重刑曰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

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

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漢官儀曰詒字公孫舉人也乃拜為中

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

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

煎勒姐等八種羌如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

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

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已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

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

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

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

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

二十  
二十  
頽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頽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

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鋤街音階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頽將湟中

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稽固猶義

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

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頽曰

千數朝廷知頽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

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

復曰頽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僂音良

冬頽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頽復擊

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

頽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首虜數千人頽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

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頽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

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鸞鳥大破

之鳥音鸞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

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

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

詔問頽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頽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頽因上言曰臣伏見先

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曰為  
 狼子野心難已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  
 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  
 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眾

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已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

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

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

百年之逋負已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已家一人為

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類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類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鮮水名在令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類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類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類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中包膏髓重肌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曰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類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為承靈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

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劔傷敗曰劔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曰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曰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

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勝

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劔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何曰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

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

識之士已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  
 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  
 言一已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熲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  
 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  
 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  
 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  
 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水

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  
 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  
 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  
 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曰下萬九千級  
 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熲行軍仁愛  
 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郭璞曰尋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  
 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

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

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

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

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

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

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

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李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驂

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

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金陵書局所  
版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五

陳蕃 王允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曰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事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曰清績留郡人周璆高絜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已薦蕃  
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不欲數已其易  
黷故也黷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  
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  
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  
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  
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  
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  
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

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已  
長請屬之路乎已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  
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  
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  
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  
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  
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  
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  
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已非義授邑左右已無功傳賞授  
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  
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

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

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

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代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傳公為齊桓所脅言齊廢為嫡楚女廢居

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

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

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

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尺尺以寫詔書也

使褒賈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川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

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

逸遊尚書晉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

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

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

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

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

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

之惰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

黃琬其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遺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

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其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

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

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

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

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

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春秋於魯小

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識其與魯狩也宜先自整勅後曰及人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

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曰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

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蓋五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

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曰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

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屠讓叔忠戴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啟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

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說文曰悄悄志念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

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漫



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  
 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已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  
 見之為傲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召通而謝丞  
 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臣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駢車叩馬以刀畫  
 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  
 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嘵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  
 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  
 丞相以下各敷奏其  
 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已死陳帝得奏愈怒  
 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  
 已中詔謫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已蕃名臣不敢加害璜字文  
 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  
 博州縣也璜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

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已黨事下獄考實蕃因  
 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  
 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  
 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其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明其一  
 體相須  
 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  
 死心社稷已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  
 下之口龔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已為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  
 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  
 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  
 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  
 令種瓜於驢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諸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馬方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已土皆厭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懸儒鄉湯西有馬谷西  
 岸有阮古老相傳  
 以為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  
 容之閭闕天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  
 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  
 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  
 說人之口以喻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

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已  
 違聖法進退不可已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  
 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  
 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梁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  
 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用盡於羅紉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  
 也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  
 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禮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  
 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  
 曰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曰蕃為  
 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  
 朝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存當行之與不亡  
 亡也主亡與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  
 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襄功曰勸善表義曰厲俗無德  
 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  
 也朕命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寒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閻丘邱曰夫士亦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  
 侯印綬即就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  
 盜曰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

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負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曰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嬖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

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悞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却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迎逢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後漢書

七

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貨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  
 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  
 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士也蹋踈蕃曰死老  
 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  
 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畱朱震時為銓令經縣屬沛郡聞  
 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  
 梏震授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  
 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譴超超詣獄謝三  
 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悖俗而驅馳嶮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

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也愍夫世士曰離俗為高而人倫  
 莫相恤也曰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曰仁心為己任雖道遠  
 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寶武自謂萬世一遇也  
 慄慄乎伊望之業矣慄慄有風禾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已攜持民心  
 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  
 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  
 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  
 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  
 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  
 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曰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  
 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

路佛曰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曰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曰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曰事中也傷明年遂傳下獄傳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曰它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其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

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為

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

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

曰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嗾觸死嗾音五懈反嗾音上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嗾嗾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

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畱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

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曰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其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大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

前謀

說文曰齊而止也郭璞曰南陽呼而止曰霽

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

執法

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四星曰執法也

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

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曰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曰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音力登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曰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圍關則必人人自危可曰皇甫義真為將軍

就領其眾因使留陝曰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曰國家為念初允曰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已我二人在外故

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其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營音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曰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

祕器贈曰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曰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曰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為相國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曰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也言觀殄瘁易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劉淑 杜密 魏朗 宗慈 范滂 蔡行 張儉 陳翔 苑康 劉儒 何翕

李膺 劉祐 夏馥 巴肅 尹勳 羊陟 岑暉 孔昱 檀敷 賈彪

後漢書 卷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六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好也惡音鳥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末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率物則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制則其志流若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已聖人導人理

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埴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 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假仁已效已憑義已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

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褫猶奪也音直紙反斯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離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及古制 尾紙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霸德既衰狙詐萌起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所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猶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

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

及戰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鳥越之鄙細國策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貴富矣解草衣

謂范雎蔡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作謀以

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除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四家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梅首輕死重氣怨惠必

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

也侯首自武帝曰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

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

異同亡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

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雖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雖

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謂龔勝光周黨尚長之屬公卿裁量

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似也音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

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滂張儉之

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

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

始矣後汝南人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暉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平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恬恃貴執不良法網功曹岑暉勤使捕子禁付宛獄瑨殺之桓帝微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鄰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

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

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下莫不與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

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

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

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

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

之流遂共相標榜

希也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

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

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

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已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

人追宗者也

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為八厨

善姓也音皮

厨者言能已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

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  
 圖危社稷呂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  
 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  
 之魁墀除地於中為墀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  
 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  
 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  
 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

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  
 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  
 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  
 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  
 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  
 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  
 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暉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曰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曰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修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曰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

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與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曰母老乞不之官承謝

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嘗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夷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曰

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曰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

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  
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曰歸溷軒膺表欲按其罪元羣  
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  
同心志糾罰姦倖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  
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曰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  
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  
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容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  
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  
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解忿悃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  
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撤埋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  
惟大國所觀秦使者惛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  
曰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  
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  
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持十二乘哉魏王慙不釋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

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  
邪臣肆之曰法肆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  
囚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夫一囚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  
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譴訴遂令忠臣  
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忘失是曰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  
按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緄前討荆蠻均  
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  
夷有功故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  
以此之 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  
不侮鯨寡不畏強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  
作解君子曰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乞原

膺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禮云公族有罪雖曰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輔傳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私懼已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憂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與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隄膺獨持風裁自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分乘致敬於廢故曰父為喻也

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曰為夫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

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卦離下坤  
明未明左傳曰明而未融其虹蜺揚輝奔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奔和謂奔  
當且乎以鷹鷂故喻之也小人同而易文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智者見  
不和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險投已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雖賈人望內合私願賈之想甚欣  
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  
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曰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  
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  
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共將來辭何辱命焉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

子師之豈可已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  
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  
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  
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  
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  
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

秋之為氣也蟬寂莫而無聲



禮記曰好問近乎  
智力行近乎仁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

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

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

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而買氣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曰郡將言即君年

可入小學而但做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

呈限白決罰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

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

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

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

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再遷廷

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

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

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

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

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

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

已諧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

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吾子懷遠氏之可

卷體甯子之如愚遠猶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

妙立通冲而不盈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

天下為事何其劬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靈帝初陳蕃

輔政已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

輔政已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

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

人所殺朗白且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

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經十二篇

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

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國相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傷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

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

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

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

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憶容後竇武等誅朗曰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坂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

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猶並門也

由是為豪姓所

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已聲名為中官所憚遂

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

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已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

山中

林慮今相州縣

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

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南陽郡

遇馥

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

中密呼靜曰吾已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已庇性

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已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

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其址也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

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員

長慎縣屬汝南郡員丘縣屬清河郡皆曰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

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

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

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已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

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

曰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

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

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

投版棄官而去版旁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禮

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為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

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暴深為民害豈曰汗簡札哉問曰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

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

王道曰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

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

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

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曰頌請資資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待唐衡曰頌請資資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佐朱零零仰日范滂清裁猶已利刃齒腐朽裁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鈎黨鈎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堦下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曰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

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欒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君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傳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

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言罪累君又  
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言供養博仲  
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  
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既有杜密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  
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原拔汗險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言鼓動流俗易

周

曰故以動之激素行言恥威權立廉尚言振貴勅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  
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  
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曰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  
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  
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言禮讓化鄉里鄉  
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  
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  
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  
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  
言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  
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已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已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曰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

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邗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盜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已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已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已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

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

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問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

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潁陽周氏

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

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益

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曰區區一掌而欲獨壅江河

壅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

區區以一質障江河用沒其身

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其不知量也

岑晳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父豫為南郡太守曰貪叨誅死

曰明晳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曰有道見徵賓客滿門曰

晳非良家子不肯見晳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

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晳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

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爾雅曰董督正也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晳高名請為功曹又曰張牧

為中賊曹吏璿委心晳牧衰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

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巨賂遺中官曰此並得

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晳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晳竟

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

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晳與牧遁逃亡匿齊

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

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已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

案前書孔霸字次簡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號宣門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昱少習家學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已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中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

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已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



瑋璋之質瑋璋玉也半瑋曰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瑋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瑋如璋令聞令望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

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

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

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

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

諝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已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曰要君致費自遺

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已黨

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

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

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讐已頭齧

其墓顒祭時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顒已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

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

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猷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是時黨

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宜譽曰奔走也

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  
 求援救呂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眾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  
 卓秉政逼顯已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  
 謀卓會爽薨顯已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歎曰漢  
 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已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  
 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冢傍  
 贊曰渭已涇濁玉已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  
 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蘭猶無並銷長相傾蘭猶無並銷長相傾  
 前書龔勝死有一  
 老父入哭甚哀曰

居礫石乃見其貞  
 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卓異不同故相憎疾  
 年尚猶有異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  
 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銷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七

七月十三日